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九十三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

禮運第九之一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隂陽轉運之道此於别録屬通論

張子曰禮運本是一片段文字混混然一大意須是據大體而觀之乃能見若字字句句細碎求之

必不能得如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即堯舜之世實求此物安得也但言其至和可致此耳　朱子曰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　陳氏澔曰疑子游門人所記篇首大同小康說則非夫子之言　黄氏震曰篇首意近老子然終篇混混為一極多精語如論造化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論治謂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論人謂天地之心又謂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

會五行之秀氣論禮謂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皆千古名言　黄氏乾行曰運謂氣運氣運在人則為帝王禮樂之因革在天則為陰陽造化之流通然天時人事相為符應禮樂陰陽相為表裏故其始也法陰陽而作禮樂其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　芮氏城曰以運會言則自唐虞而三代大同而小康其衰也為杞宋為幽厲為幽國疵國僭君脅君汙隆升降皆時會為之也以運行言則自分

天地轉隂陽變四時播五行垂而為日星竅而為山川明有制度幽有鬼神變化流行皆大一為之也一篇前後義兼兩端

案通篇極言禮之重獨篇首小康之説乃老氏禮起於忠信之衰道德之薄之意與通篇殊不相應考之家語皆無之惟有禮之所生與天地並不由禮而在位則以為殃句與下言偃如此乎禮之急緊相接則此為小戴所攙入竊老莊之説以為高

而不知其繆也辨此一節之繆則通篇粹然無疵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與觀皆去聲下與如字喟去媿反又苦怪反太息也逮音代一音代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孔疏郊特牲文據周言之夏則十月殷則十一月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之亦祭宗廟孔疏月令臘先祖五祀總言之皆曰蜡析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時孔

子仕魯在助祭之中孔疏助祭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為榮也觀闕也孔疏爾雅觀謂之闕縣法象魏使民觀之故名觀亦名象魏魏巍也巍巍高大也何休云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不得有闕魯有之用天子禮也孔子出廟門往雉門登遊於觀之上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覩象魏舊章之處故感而嘆之言偃孔子弟子子游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不言魯事為其太切故廣言之孔疏孔子既見子游所問若指言魯國失禮恐其大切故廣言五帝以下及三王盛衰之事

孔氏頴達曰此明孔子為禮不行而發歎遂論五

帝三王道德優劣之事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

嗗然而歎一感魯君之失禮一感舊章之廢棄也英

即禹湯文武三代中之俊異者　方氏慤曰以其無

名無迹故以道稱之以其代廢代興故以代數之言

三代之為英見五帝之為質也　朱氏申曰言不及

見帝王之盛而有志焉孔子有帝王之德而不得其

位故但有志而已　黄氏乾行曰道有升降政由俗

革雖聖人不能不與時推移若欲回情文兼備之風

及太古無為之治亦非人情但人亡政息故不能不惓惓於魯爾

存異鄭氏康成曰志謂識古文孔疏孔子自序雖不及見前代而有記志之書披覽可知周禮云外史掌四方之志春秋云其善志　徐氏師曾曰英謂三代賢臣

案志者心之所之有志乃吾其為東周之意鄭謂識古文孔謂記志之書非也三代之英即下由此其選也意有禹湯文武之君即有臯益伊周之臣徐單指

臣亦偏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

長竹丈反矜讀鰥分音問惡烏路反為己之為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

不獨親獨子孝慈之道廣也有所養無匱乏也分猶職也有歸皆得良與之家勞事不憚施無吝心仁厚之教也謀不興盜不作尚辭讓之故也外户不閉禦風氣而已同猶和也平也　孔氏穎達曰此先明五帝時也天下為公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不世諸侯若黜四凶而舉十六相是也講信脩睦談説輒有信行習皆親睦也不獨親巳親不獨子巳子使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終其餘年

年齒壯盛者不愛其力以奉老幼天下之幼者皆獲長養以成人無告及有疾者皆獲恤養也男有分者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無失分也女謂嫁爲歸君上有道嫁無失時也財貨不收録則物壞世窮無所資用故收而藏之正是惡其棄地耳非是藏之爲己有之者即與也爲事用力不憚劬勞正是惡其相欺惜不出於身耳非是欲自營贍也謀之所起本爲鄙詐今天下一心故圖謀之事閉塞而不起有之

必與竊盜焉施有能必位亂賊何作故扉從外闔葢重門擊柝本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户無所捍拒故從外而閉也率土皆然故曰大同　劉氏彝曰五帝之治世質民純人人内盡其情而情不生外無其已而善益勸故君不自尊而天下共尊之臣不自賢而天下共賢之一德安於上而兆民莫不化之一善出於人而四海莫不師之是以選賢與能講信脩睦不必自於朝廷而族黨人人推讓不敢以為己私也

君盡其性於上民盡其性於下不曰大道之行乎
方氏慤曰天生其利人乃不取是以人逆天也故貨
棄於地為可惡人犯其勞我享其效是因人成事也
故力不出於身為可惡取非其有謂之盜伺閒而發
謂之竊絶理謂之亂毀則謂之賊　朱氏申曰不獨
親其親孝其親以及人之親也不獨子其子慈其子
以及人之子也使老有所終以將化而欲善其終也
壯有所用以方剛而欲致其用也幼有所長以尚少

而欲趨於長也天之窮民與廢民發政施仁宜有以
養之謀閉而不興以力不必為己而同乎無知盜竊
亂賊而不作以貨不必藏於己而同於無欲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
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
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
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
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

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知音智埶音世亦作勢去起呂反　案故謀用是作十字當在貨力為已下大人世及上此錯簡耳家語無禮義至兵由此起五十四字及以著其義以下三十七字止有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二十一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隱猶去也天下為家傳位於子也貨力為已俗狹嗇也大人諸侯也亂賊繁多為城郭溝池以服之也謀作兵起以違大道敦樸之本也教

令之稠其獘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由用也用禮義以為治也考成也刑猶則也埶埶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康安也言小安者失之則賊亂將作矣　孔氏頴達曰此明三代俊英之事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稱今也天下為家父傳天位與子也君以天位為家故四海各親其親而子其子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諸侯亦傳位自與家也姦詐之謀用是貨力為己而興作戰爭之兵由此貨力為己而彂起

既私位獨財則更相争奪所以為城郭溝池以自衛固也賢猶崇重也既盜賊並作故須勇更相欺妄故須知勇知之士皆被崇重也以功為已立功起事不為他人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以其時謀作兵起遞相争戰能以禮義成治故為三王中之英選君臣諸事有失故並用禮義以為之紀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曰篤兄弟同氣故言睦夫妻異姓故言和又用禮義設為宫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有多

少之制度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皆異品也著其義以下皆謹禮之事民有失宜用禮裁之民有相欺用禮成之民有罪者用禮以照明之民有仁者用禮賞之以為則民有争者用禮講説之使推讓行上五德皆示民為常法也若為君而不用此謹禮五事雖在富貴之埶位衆必以為禍惡共以罪黜退之矣　張子曰大道之行由禮義行者也禮義為紀行禮義者也紀對綱而細規規然詳於小不見其大也

若夫大道之行禮義沛然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又曰使堯舜承桀紂之後亦當禮義以為紀六君子生堯舜之時是亦大同聖人成性一之以禮義六君子謹禮所以達其大欲至於大同也　胡氏銓曰下言禹湯由此則大人謂天子　馬氏晞孟曰傳子傳賢皆天之所與非人之所為也五帝三王何與焉老有所終至廢疾有養三王未嘗不同也以正君臣至以立田里五帝之時亦莫不行也孔子傷時

之弊欲復歸於至德之盛故言如此

通論陸氏佃曰與賢與子其義一也不足為時之厚薄然後世一不與子則爭亂隨之是亦天也雖以為時之厚薄可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為薄

案此三節為第一段孔子答子游之問以遡帝王之治而歸於禮也自石梁王氏指為非孔子語後儒皆因之然考其所以致訾有二昔王子雍謂禮記所述

孔子之言皆家語文後人見其已見禮記遂於家語除其本文而亦有以已意增改者今攷家語無謀作兵起等語則為後人竄入無疑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已行乎其閒特大同之世民風沕穆日行禮而不知至三代乃覺其以禮為教耳以唐虞視羲農則唐虞已覺其文以夏殷視成周則夏殷猶存其樸此皆天地風氣日開人心機智日生之故聖人之治與時為宜正不得高五帝而卑三王也但孔子謂韶盡

善武未盡善孟子謂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聖人分上有不同則德化淺深亦自有異老莊不知此義謂禮為忠信之薄全不識天秩天叙本原記者見本文有大同字增小康字作對殊失聖人本旨又改去與天地並句與通篇全不照管此記者增改之繆也而細攷注疏則今文又有錯簡孔疏謀作兵起緊承貨力為已文義甚明今文錯簡似禮義為紀乃所以兆謀致兵者則六君子如何又必謹於禮文義并難通矣

此又今文錯脫之繆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復扶又反下復問同治平聲相去聲

殽戶教反冠古亂反朝音潮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

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也孔疏引詩鄘風言鼠有形體人亦有形體鼠無禮故賤人有禮故貴若人而無禮何異於鼠不如速死無所侵害也　朱子曰言相鼠猶有體可以人而無禮乎　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孔疏謂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既畢下此禮之教令以教民又祀此等之神教民嚴上鬼者精魂所歸孔疏精魂歸藏不知其所神者引物而出孔疏宗廟能引出仁義山川能引出興作五祀能引出制度又俱能引出福慶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孔疏喪是

哀篤君親祭是享祀君親射御是防衛供御尊者冠有著代之義昏有代親之感朝是君之敬上聘是臣之事君民既知嚴上於此八者之禮無敎不從民知禮則易教　孔氏穎達曰言承天則承地可知失禮則死若桀紂也得禮則生若禹湯也殽效也天遠故言本地近故言效聖王既法天地鬼神以制禮而教民且祀天禋地享宗廟祭山川一則報其禮所從来之功一則教民嚴上之義　張子曰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此屬自然而言也天自然有禮如天尊地卑是也殽於地明

於地也如山川有大小草木有長短皆天生而見於地也列於鬼神徧於鬼神也如社有土功稷有養人之功五嶽為一方之鎮皆是也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此屬人道而言亦莫非天理也　又曰天無形固有無體之禮禮有形則明於地明於地則有山川宗廟五祀皆布列於地上者也禮無不在天所自有人特節文之耳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是見於迹也　劉氏彝曰先王正心誠意動必如禮者欲盛厥

德以配天地承天之道也禮有定制執民兩端不敢太過不敢不及治人之情也人失禮則行悖於中刑禍之道不曰死乎得禮則動恊於極安吉之道不曰生乎禮也者能使三才各安其位而不失其宜者也故天得其禮則陰陽和地得其禮則剛柔順鬼神得其禮則生斂時至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得其禮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失其常茍無禮則性命不可得而正矣 陳氏祥道曰本於天

者禮之道殺於地者禮之體列於鬼神者禮之情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禮之度數禮之為道則尊而其體則卑其情則幽而其度數則顯　方氏慤曰天地鬼神禮之所以立也喪祭八者禮之所以行也喪凶禮祭吉禮射御軍禮冠昏嘉禮朝聘賔禮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大體不過是五者　應氏鏞曰上數語明禮之功用以明人生死所由繫下四語總禮之體用以明天下國家治亂所由别禮之大原出於天

故推其自出而本之效法之謂地故因其成法而效之列於鬼神充塞乾坤昭布森列而不可紊達於喪祭至朝聘人道交際周流上下而無不通法於天地鬼神者理所以承天之道達於天下國家者事所以治人之情理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吳氏澄曰言制禮者必根本乎天效放乎地徧取法於一切鬼神而達為人所通行之禮也　陳氏澔曰本於天者天理之節文也喪祭八者人事之儀則也　徐氏師

曾曰天秩有禮禮以承之者禮之體人情易縱禮以治之者禮之用夫禮以下又詳言之禮無過不及之差是本天之節文有上下之等是效地之高卑有變通之妙是列鬼神之變化三者理也所謂承天之道也達於喪祭以篤父子達於射御以和長幼達於冠昏以明男女達於朝聘以正君臣八者事也所謂治人之情者也理與事二而一也

案此一節為第二段子游即禮發問而子約言禮之

始終本末以荅之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與音餘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游欲知禮終始所成子言欲行其禮觀其所成也杞夏后氏之後宋殷人之後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

小正得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孔疏熊氏云殷易以坤為首故先坤後乾觀觀於二書之意　孔氏穎達曰此明禮之所起因得二書知上代以來至於今世時代運轉之變通即下禮之初以下是也　朱子曰徵證也　蔣氏君實曰三代聖人損益不同制作殊事皆本陰陽之義而發之夏之所建以寅為正則尚忠尚黑之制皆自此出也商之序易以坤為首則尚質尚白之制皆自此出也聖人不能考杞宋之餘備見夏商之盛

制而能因四時陰陽之書詳識夏商之本旨此聖人之觀禮所以異乎人之觀之也　應氏鏞曰上天下澤所以為禮而坤乾之書以坤為首有其義也陰陽循環更相為始而夏時以寅為首有其等也玩坤乾之自下而上則知禮之交際無不通且有卑法之意玩四時之自始而終則知禮之秩序不可紊且有無窮之象焉　沈氏焕曰義是禮之變等是禮之常於坤乾觀變於夏時觀常非聖人孰能觀之　顧氏元

常曰上文言三代謹禮故此從夏殷言之下言古今禮之大意至我觀周道以後乃歎魯之本旨也

通論張子曰殷尚質故以所先見者言之乾必因坤而著故先坤猶言形神人必因形乃見神若不因形神何附著　方氏慤曰論語言其略則文獻皆不足徵此言其詳則文猶有得焉耳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連山二歸藏三周易連山首艮位在東北之間則向乎人之時夏用人正故其書以之孔子稱曰夏

時者以人時得其正故也歸藏則首乎坤各歸其根
密藏其用合乎地之時殷用地正故其書以之孔子
稱曰坤乾者以資生於毋地為主於下故也周易則
首乎乾周而復始剛柔相摩合乎天之時周用天正
故其書以之孔子序以乾坤者以資始於子天為主
於上故也然孔子以夏殷之易觀禮者易之所見者
象禮之所形者罷器由象出也天地有上下之位四
時有先後之序禮之道如斯而已周監二代故六官

備天地四時之名也天地之理為妙故以義言達於内也四時之迹為顯故以等言辨於外也

案夏時坤乾當時必實有其書鄭注其書存者有小正歸藏舉二書以見其梗槩未嘗謂即此二書也馬氏謂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鄭氏非漢人乎歸藏其所親見不得執漢志而謂漢時無歸藏也至連山為劉炫偽作則北史明言之然連山之名見於周禮亦不得謂古無是書也若王石梁謂小正歸藏

何足徵禮則觀易象春秋何言周禮在魯也說詩必

此詩不太拘乎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燔音煩捭音蘗汙音蛙抔音陪蕢鄭讀由又如字桴音浮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亦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孔疏燔黍以水洮釋黍米

加於燒石之上以燔之捭豚捭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為甴聲之誤也孔疏蕢是草名不可為桴甴亦土類故知當作甴甴塯也謂摶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孔疏蓋築地以為鼓節杜注周禮籥章云以瓦為匡蓋周代極文不須築地或曰桴即摶掯也摶土為摶掯以手擊之孔氏穎達曰從此以下至禮之大成皆二書所見之事此一節言上代物雖質略以其齊敬可致祭神明也方氏慤曰觀二書足以知夏殷之禮觀夏殷足以知上古之禮故此言禮之初

焉自燔黍而下皆始諸飲食之事也方是時地産有黍然未有釜甑也故燔之天産有豚然未有刀匕也故捭之未能鑿木故汙尊未知用爵故抔飲鬼神幽而難格菲薄之禮疑不足致敬者故以猶若言之徐氏師曾曰此下六節原古始以明聖人制作之功而此以養生言之也聖人制作有鼎飪以為食尊罍以為飲聲樂以為節其節如此然其始燔黍捭豚而已汙尊抔飲而已蕢桴土鼓而已簡陋如此而其真

實無偽可交於神明况於人乎後聖得其意而制禮以飾之此禮之所以始於飲食也

通論張子曰從本言之自徼者始從末言之自近者始其始必甚質而漸至於文如言禮之初始於拜起亦此類也　陳氏祥道曰樂以中聲為本土位中央其氣為中氣而籥之為器又以通中聲伊耆氏之樂始於土鼓中聲作焉中於蕢桴中聲發焉終於葦籥中聲通焉樂之所始必本於中聲如此周官籥章中

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歈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歈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皆有報本反始之義故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彭氏㢘夫曰蕢與蒯同桴鼓桴也以蒯杖為桴而擊土鼓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號平聲飯扶晚反孰熟通首鄉並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升屋而號招之於天也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也苴孰遺奠有火利也苴或為俎孔疏含飯以生米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遺奠包熟肉以送尸法中古修火之利地藏謂葬北首陰也南鄉陽也從其初謂今行之然也孔氏頴達曰上言古代質素此言後世漸文謂五帝以下至於三王時也皋引聲之言其謂死者名復令其反復魄也天望謂望天而招魂地藏謂穴地以藏尸所以地藏由體魄則降故所以天望由知氣在上故體魄

降入於地為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死者既歸陰
則生者南鄉歸陽也皆從其初言非是今時始為此
事皆取法於上古中古而来　方氏慤曰飯必以腥
慮致生之不知也苴必以孰慮致死之不仁也後世
於喪有奠始於飯腥而已於葬有遺始於苴孰而已
體有所附魄有所營皆重濁而為陰故降而在下知
無不周氣無不之皆輕清而為陽故升而在上死者
仆故言首生者興故言鄉凡是禮也後世雖增其文

而不能損禮之實或異其迹而不易禮之意故曰皆從其初　陳氏祥道曰體魄有滅而無存故不言下知氣感動而常在故言在上北為陰幽物之所終始故死首之南為陽明物之所相見故生鄉之　蔣氏君實曰死生異域疑若恩棄義絶而不相求乃升屋之號臯某之告飯腥苴孰以繼其孝養之事天望地藏以發其悽愴之思蓋雖禮教未備而天理之發露於人心者自然如此至於後世棺椁衣衾之備美賵

賻贈含之畢陳而一念不居事亦末矣故曰皆從其初　徐氏師曾曰飯含也腥生也生米亦有腥氣苴包也孰熟肉此以送死言之見後世送死之禮非後聖以私意制之皆從古初人心自有之哀戚爾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窟苦忽反橧音曾則登反茹音汝衣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未有宮室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

居其上也未有火化食腥也此皆上古之時　孔氏穎達曰此更論上古之事未有宫室則是五帝以前未有火化則惟伏羲以前以中古神農有火也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累其上而為窟橧巢橧聚其薪以為巢　徐氏師曾曰鳥曰羽獸曰皮　通論方氏慤曰人禀陰陽而生則陽故順陽而居冬陽燠於下故居營窟夏陽燠於上故居橧巢

存疑孔氏穎達曰茹其毛者雖食鳥獸之肉不能飽

并茹其毛以助飽若漢蘓武以雪雜羊毛食之也

辨正陳氏澔曰未有火化故去毛不盡而并食之也

案此說勝孔氏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范範通炮薄交反燔音煩亨烹通酪音洛治平聲養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起也脩火之利謂孰治萬物孔疏

執謂烹煮治謂陶鑄范金謂鑄作器用孔疏謂為形範以鑄金器合土謂瓦瓴甓及甒太孔疏檀弓云有虞氏之瓦棺釋器云瓴甋謂之甓郭注㼾塼也禮器云君尊瓦甒又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此等皆燒土為之榭器之所藏也孔疏公羊傳宣榭火樂器藏焉爾炮裹燒之也燔加於火上亨煮之鑊也炙貫之加於火上醴酪烝釀之也酪酢截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　孔氏穎達曰此論中古神農及五帝三王之事世本云燧人出火是火利先有用之簡少至神農更脩益使多以為臺榭以下皆五帝時效法上

古故曰皆從其朔　劉氏彞曰火無形而潛於木燧人鑽木出火然後木火始為民利金得火以鎔而金亦為民利土和以水鈞以木而化以火以為噐而土為民利遂與稼穡均五行之利以養民而禮因五物以興生則養之死則祭之報本反始之心生而禮由之弗敢忘乎其本初也　陳氏祥道曰營窟橧巢而易之以宮室茹毛飲血而易之以烹炙衣羽皮而易之以布帛此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開端之始

謂之初繼終有始謂之朔　王氏安石曰初一始而不可變朔則終而復始也　吴氏澄曰營窟土處以避寒橧巢木處以避暑饑則食鳥獸之肉寒則衣其羽皮此太樸陋不可從也下乃言中古可從之禮脩火之利總下三事范金合土一也烹炮燔炙二也治絲麻三也以養生二句結上文　董氏應暘曰宫室代上古之巢窟烹炙代上古之毛血麻絲代上古之羽皮皆脩火之利

通論蔣氏君實曰事之已備聖人不能討其後事之未備聖人不能秘其智聖人開物成務以教天下而使之相安相養於利用出入之閒使變其燔捭汙抔而止於籩豆簠簋犧象山罍變其蕢桴土鼓而止於笙鏞管象椌楬壎篪何病於聖故聖人視夏商以前為禮之大意使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常皆從其朔民未厭神未瀆也　黄氏震曰此原古始以明聖人制作之功葢易取十三卦之義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醆側眼反粢依注為齊才細反醍音體嘏音古本或作假古雅反祜音户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孔疏今禮今世祭祀之禮醴醆犧牲之屬是饌具用古玄酒醴醆是所因於古從玄酒至先祖以上是事以正君臣以下是義粢讀為齊聲之誤也孔疏粢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

故知誤 周禮五齊一曰泛齊孔疏周禮鄭注成而滓泛泛然二曰醴齊孔疏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三曰盎齊孔疏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四曰緹齊孔疏緹成而紅赤五曰沈齊孔疏沈成而滓沈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盎同物也孔疏以周禮酒正文醴緹之閒有盎此醴緹之閒有醆周禮緹齊之下有沈此醍齊之下有澄知之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為主人饗神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 孔氏頴達曰玄酒水也以其色黑謂之玄太古無酒以水當酒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

物故陳設室内而近北也醴謂醴齊醆謂盎齊後世所為賤之陳列稍南近户也其泛齊當在玄酒南醴齊北粢醍謂醍齊卑之故在堂澄謂沈齊酒謂事酒昔酒清酒三者又卑之故陳堂下也陳其犧牲者案特牲禮陳鼎於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上北首也備其鼎俎者牲煑於鑊鑊在廟門外鼎隨鑊設在鑊之西取牲體實鼎舉鼎而入設阼階下南陳俎鼎西以次載於俎案少牢云鼎入陳於東方

當序西面北上也琴瑟堂上之樂管磬鐘鼓堂下之
樂上神即先祖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
先祖皇熊皆謂上神天神也正君臣下詳見祭統行
上事得所則特受天之祜福也　方氏慤曰以室對
户室者户之内户者室之外也以堂對下堂者陛之
上陛者堂之下也致於味者於道為遠寡於味者於
道為近故禮器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明後世
之禮雖漸致其文亦未嘗不貴其本　周氏諝曰有

齊酒犧牲鐘鼓祝嘏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然必待正君臣五者而後可以承天之祜者以備物盡禮猶不足以承天所可承天者脩人事而已　張子曰順理則承天之祜　陸氏佃曰此猶未祭也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正當此時　吳氏澄曰此祭之初事君臣父子指尸與君也兄弟同姓之臣上下異姓之臣夫婦君與夫人各有其禮各有其事各有其位故云正篤睦齊及有所也

通論孔氏頴達曰崔氏云祭之日王衮冕入尸亦衮冕入王不迎尸尸入室樂作九變乃灌尸祭之啐之奠之為一獻王出迎牲后從灌為二獻迎牲入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啟毛告於室昭共一牢穆共一牢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户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祝取膟膋燎於爐詔神於室出奠於主前王乃洗肝於鬯而燔之為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置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

乃薦腥於尸主前謂之朝踐王以玉爵酌著尊泛齊獻尸三獻也后以玉尊酌著尊醴齊亞獻四獻也退而合烹設饌於堂延尸入室太祖東面昭南面穆北面徙饌室内坐前祝酌斝奠於饌南取脂焫蕭合馨薌大合樂自此以前謂之接祭迎尸入室舉奠斝主人拜妥尸后薦饌獻之豆籩王以玉爵酌壺尊盎齊獻尸五獻也后以玉爵酌壺尊醴齊獻尸六獻也尸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酳尸七獻也

后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獻諸侯后以瑶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酳尸八獻也王乃以瑶爵獻卿賔以瑶爵壺尊醴齊獻尸九獻也九獻之後謂之加爵用璧角璧散士三加天子諸侯不止三也侯伯無朝踐饋獻二獻止七子男無薦腥饋孰二獻酳尸君一獻止五此皆崔氏説今案子男饋孰以前君與夫人並無獻食後行三獻通二灌為五也　陳氏祥道曰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用五齊以神事

之也三酒以人養之也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意也故曰惟齊酒不貳非此八尊所實則皆有貳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以二尊副之小祭以一尊副之所以致事養之用也司尊彝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犧象所實泛與醴也罍尊所實盎以下也朝用醴饋用盎諸臣自酢用凡酒醴以上君所酌盎以下夫人所酌酒正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似

天地宗廟皆備五齊而無四齊二齊之别然經有言一齊者禮器祭義夫人薦盎是也有言二齊者醴齊縮酌盎齊涗酌是也有言三齊者坊記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有言四齊者此經玄酒醴醆粢醍澄酒是也有言五齊者酒正五齊實八尊是也葢二齊者天子之時祭一齊者諸侯之時祭宗廟之小祭也三齊者宗廟之祫祭四齊者宗廟之禘祭也此人鬼而已其上有神示焉則五齊天地社稷之事也且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已天子禘始祖所自出諸侯則太祖而已天子祫羣廟主大夫士及高祖而已則時祭一齊祫二齊禘祫三齊社稷四齊可類推也

存疑孔氏潁達曰崔氏云周禮大祫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為賓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酳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禘

則用四齊三酒不用泛齊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饋食王酌醍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為賓亦酌沈齊及三酒之法如祫禮四時之祭惟醴盎二齊及三酒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為賓亦酌盎齊三酒同於祫蓋三酒本以供飲尊卑有常不得降也魯及王者之後大祫所用與王禘同若

禘與王四時同侯伯子男禘用醴盎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還酌盎齊諸臣為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清酒加爵皆清酒時祭止盎齊朝踐君制祭夫人薦盎進孰君割牲夫人薦酒朝獻君酌盎齊酳尸再獻夫人還酌酒以終祭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禮卿大夫祭酌奠惟用酒也祫禘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泛醴以著尊盛之盎醍沈以壺尊盛之

凡五又各有明水之尊凡十三酒各加玄酒又六通
斝彜盛明水黄彜盛玄酒又二故崔云大祫凡十八
尊也其禘祭所用四齊醴盎盛以犠尊醍沈盛以象
尊無降神之樂熊謂亦有之時祭春夏用犠尊盛醍
齊象尊盛沈齊秋冬用著尊盛醴齊壺尊盛盎齊魯
及二王後皆九獻與天子同　陳氏祥道曰祫備五
齊禘備四齊時祭備二齊　又曰記所云君西酌犠
象夫人東酌罍尊罍尊在阼犠象在西皆所酌而非

所設此玄酒在室至澄酒在下則所設而非所酌也

案崔鄭皆謂祫大禘小故為等差如此其實禘追所自出祫不追所自出安得禘反小於祫禮不王不禘安得諸侯亦有禘祫大禘在夏大烝在冬安得禘祫並用秋冬之著尊壺尊杞宋脩其禮物作賓王家其所脩者夏殷天子之禮安得據周禮之五齊三酒八尊而謂二王後與周天子同耶但周天子諸侯祭禮散逸姑存其說以為餼羊之供耳陳氏謂禘大祫小

視崔鄭為優而陳者不酌酌者不陳則酌者置之何所疑正尊不酌酌者即其所貳大祭人衆酌獻亦多故必三貳小祭人寡酌獻亦少故一貳而已足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祝之六反又之右反孰熟通殽本或作肴户交反越音活冪音宻又作羃同衣去聲澣音緩莫漠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

號有六一曰神號孔疏若皇天上帝二曰鬼號孔疏若皇祖伯某三曰祇號孔疏若后土皇祇四曰牲號孔疏若牛曰一元大武五曰齍號孔疏若稷曰明粢六曰幣號孔疏若幣曰量幣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孔疏神號鬼號祇號以尊神牲號齍號幣號以顯物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孔疏體解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太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孔疏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横脊七長脅八短脅九此特牲九體少牢則加脡脊代脅為十一體以湯爓之不全熟也此以下所法於中古也越席剪蒲也冪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為祭服嘉樂

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孔疏孝經緯文言人之精靈上通於虛無寂寞 孔氏穎達曰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以上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又以俎盛肉進於尸前此皆用上古法以所爓骨體進於尸前下皆用中古法也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物此云君與夫人交獻則宗廟禮蓋雜陳夏殷諸侯法也朝踐用醴饋食用醆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君一獻夫人二獻君三

獻夫人四獻是交錯而獻也死者之精神已虛無寂
寞得生者嘉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和合於寂寞也
因魯之失禮故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
道所言者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槩正其
先後　方氏慤曰上言祝嘏未見所以為號言玄酒
醴醆未見所以為用上言犧牲爵俎而亦未列其詳
故此申言之而又廣及於所設所冪所衣也血以告
幽毛以告全腥事之以神孰事之以人合古今之異

質文之變而又合君夫人之獻則陰陽之義備矣魂陽也魄陰也酒陽食陰腥陽孰陰氣陽味陰　馬氏睎孟曰魄者魂之體魂者魄之用體用合之則生離之則散故合鬼與神以祭於宗廟之中所以嘉其魂魄而合之於冥漠之中也　周氏諝曰君陽以嘉魂夫人陰以嘉魄合二者以定之莫定也　吳氏澄曰此祭之中事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

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鉶音刑盛和羮器羮

音庚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别骨肉之貴賤以為衆俎也孔疏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所陳多祭末之事不云合莫而云大祥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孔疏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少牢嘏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孝孫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孝子告神以孝為首神告孝子以慈為首各本祝嘏之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

道為善大成者觧子游以禮所成也　孔氏穎達曰前薦爓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爓肉更合烹令孰擬更薦尸又尸俎唯栽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亦合烹之烹之既孰乃體别骨之貴賤以為衆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簠簋籩豆鉶羮皆事尸所供設其籩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之等也　方氏慤曰以稻粱實簠簋以黍稷實簋以水土之品實籩豆五味之和實鉶鼎俎禰所望於子孫莫大於孝子孫所頼於祖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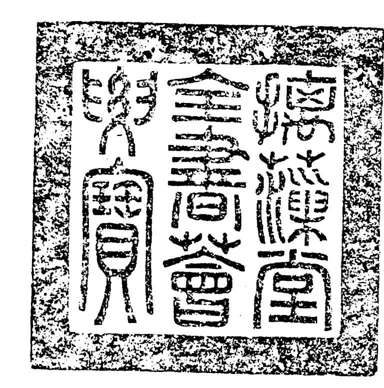
莫大乎慈故祝嘏以是告　陸氏佃曰祥吉之先見者也上言合莫鬼事也亦哀事也此言大祥人事也亦吉事也　陳氏祥道曰飲食宮室布帛之用具則養生送死之禮成犧牲酒醴鼓鐘祝嘏之用具則事神之禮成正君臣篤父子之倫具則教人之禮成

總論蔣氏君實曰合莫以上朝踐之節大祥以上饋食之節朝踐禮之始饋食禮之終始貴乎嚴終極其備血毛腥爓越席疏布猶有貴於古也是曰合莫謂

本是精神以求神於冥漠之閒也合亨體籩豆祝嘏是後世之所備也乃曰大祥謂由是備禮而極其祥善之義也方其合莫也物味薄而誠敬在禮文簡而誠意通及其致詳也品物具而神祇樂誠意散而詞說行矣　吴氏澄曰此言祭之末事自初至中末祭禮大備故曰大成　徐氏師曾曰奉上世之禮物而不及後世則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不及上世則無本故文質備而大成此以上言禮之得者以申謹禮

之意禮莫重於祭故特言之其所言多宗廟之祭而越席疏布則非廟祭之物以降上神亦不専先祖之靈葢亦錯舉而互見之要其為禮之意則一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孫起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九十四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一

禮運第九之二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舍音捨禘大計反契息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衰政亂禮失以為魯尚愈 孔疏言魯

尚勝于餘國故韓宣子適魯曰周禮盡在魯矣非猶失也周公其衰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事守言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也孔氏頴達曰孔子答子游問畢乃發明所以自歎之意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而傷獨魯秉周禮庶幾可觀而子孫不能承奉興行周公之道是可歎也郊禹郊契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乃其子孫常所保守勿使有失　馬氏晞孟曰郊天子外祭之重禘天子內祭之重非諸侯所宜有杞宋之郊禘皆

天子之事守魯非天子之事守也天子與天地參天
有覆物之功地有載物之功故天子祭天於圜丘祭
地於方澤諸侯守天子之土養一國之民故祭社稷
而已天子亦祭社稷諸侯不得祭天地蓋上得以兼
下下不得以兼上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
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　孔氏穎達曰魯合郊
禘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則躋僖公　王氏安

石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湯武之仁則誅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功則用郊不亦宜乎

辨正張子曰魯之郊禘非禮夫子已明言之杞宋則為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然非周公之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也其後家臣僭大夫三桓僭魯魯僭天子已啟其階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

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林氏之奇曰春秋書郊先儒無得其旨者知求小禮而眛於大禮也經書郊九或因卜不吉或因牲死傷先儒止罪其屢卜與養牲之不謹不知聖人乃惡其非禮之大未暇及此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歎使諸侯而可郊禘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為傷矣漢儒不知道

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禮始妄設周賜之說
雖周郊以冬至魯用之啟蟄天子四望魯三望似乎
稍降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予謂春秋正以有故
而不郊為幸無故而郊為罪也泰山不享季氏之旅
曽上帝而享魯之郊乎至三卜四卜五卜不從可見
天心之不享也春秋書乃不郊乃免牲其深矣乎其
微矣乎　蔣氏君實曰君臣天下之大分也禮不王
不禘郊以祖配天其義甚重魯侯國安得有郊周成

王時禮典未壞安得以賜魯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其義甚明注疏殊失聖人立言之旨　郝氏敬曰魯頌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及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故春秋書郊自僖公始使魯郊由伯禽則僖以前豈無一牛之傷而獨於僖後數數書之耶則魯郊斷非周公

之舊夫子所以歎之

案魯之郊禘明堂位謂成王賜祭統謂成王康王賜或曰成王或曰康王則出於傳聞附會可知此篇直指為非禮歎為周公之衰而疏反謂魯合郊禘何其蔽也魯之僭禮先儒多歸罪於成王伯禽獨蔣氏歸罪惠公郝氏歸罪僖公為得其實但細案之有王所賜者有魯自僭者不可不辨也成王之賜以康周公惟禘祭耳而魯之禘亦與天子之禘不同天子之禘

追所自出魯之禘不追所自出故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不言祀文王於周公之廟魯頌言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不言文王福女也若其郊則何與於公而曰康周公乎且周正郊以至月祈穀以啟蟄春秋惟言啟蟄而郊是魯未嘗大郊也祭社以稷配為農報也祈穀以稷配為農祈也大郊以稷配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義也以稷配同而所以配之義則異魯頌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亦魯人

以后稷為遠祖而誇之非祈穀之本義也况祈穀之郊詩於僖公始言之春秋於僖公始書之其非出於成王之賜更為明著即禘禮祀公所用者詩言白牡用殷天子禮也祭統言八佾以舞大夏用夏天子樂也明堂位言殷之玉豆夏之㞦俎虞之雕簋雜用三代天子器物是特比於三恪以尊公耳其餘犧象山罍玉琖斝角璧散考之周禮皆降天子一等則仍上公禮耳至於闕春一祭無臯應二門皆諸侯制也烏

覲所謂王禮乎子家駒謂設兩觀乘大輅舞大夏大武乆僭天子盖闕門之作煬公時亦因周廢象魏而作其後周復象魏而魯仍而不革大武原無八佾只朱干玉戚為僭耳餘皆惠僖以下為之也呂覽言魯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禮王使史角諭止之惠公怒執王使則惠公之罪甚於楚之問鼎晉之請隧矣安得以為成王伯禽罪而反失出惠與僖乎鄭氏於凡周禮無考者悉以魯禮實之曰魯禮即王禮也堅執郊

服大裘不服衮之說於禮記王被衮以象天則曰此王魯君也趙匡釋魯禘以周禮推之曰周禘追后稷所自出為帝嚳魯必追周公所自出而祭文王似此附會而成王伯禽遂為敗法亂紀之首矣商沃丁八年伊尹薨沃丁祀以天子禮成王以禘禮祀公亦猶行先代之道也但因此賜而僭端以開篇首稱成王謹於禮且有此失況不謹者哉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正義鄭氏康成曰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大也將言今不然　孔氏穎達曰祝以主人之辭告神神以嘏福與主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是於禮法大中之大自此以下皆論今時之惡　陳氏澔曰祝於始嘏於終禮之成也中閒禮節一遵常古内盡於已而外順於道矣假亦當作嘏猶上章大祥之意言行當然之理則有自然之福其福大矣

存異黄氏震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各有分守

今乃諸侯用天子禮而祝嘏皆莫敢易其辭竟以天子之辭而用之諸侯之國假竊莫大於是是謂大假此章本歎非禮先儒誤也　方氏慤曰祝君假以告神者嘏尸假以告主人者

案鄭訓假為大乃禮夏者假也易王假之尚大也之義陳作嘏謂猶大祥二説皆可通但家語作嘉中庸嘉樂君子詩作假似陳説近之方説巧而纖黄氏闢鄭孔尤謬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　孔氏穎達曰祝嘏皆當從古法今乃棄去不用改易古禮自為辭說君臣皆不知是上下俱闇也

通論方氏慤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祝嘏有常古焉天下所共知也若藏於宗祝巫史之家則非慈孝之言且不欲使人知矣　劉氏彝曰周官大祝掌六祝

六祈六辭六號皆繫諸六典之籍而藏於大史屬於春官上下相維不可少廢也今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使國之禮典幽暗不明矣

餘論應氏鏞曰祝嘏辭說藏於公而不藏於私金縢之納匱中命祝史勿言周公不欲宣其事而揚己功也若常時之辭說未嘗不欲人知若私為之而私藏之不為隨之矯舉則為漢之秘祝矣

案孔方以變易舊法為說劉以具文無實為說考家

語與上通為一節作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則無實而又矯舉以求媚是二義兼之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斝古雅反又音嫁

正義鄭氏康成曰醆斝先王之爵惟魯與二王後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僭禮之君也

孔氏穎達曰夏曰醆殷曰斝祭祀尸未入時祝酌奠於鉶南尸入乃舉之若尋常獻尸則用玉爵時諸侯有同二王後用醆斝者是僭禮矣　周氏諝曰及尸

君君以獻尸尸以酢君也　劉氏彝曰天子備六代禮樂故用醆斝　蔣氏君實曰用器或忘乎分守則僭上之患起天子奠斝諸侯奠角等級甚明諸侯用醆斝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脅許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君寵脅君劫脅之君也　案記文旨大夫劫脅之事注以為劫脅之君者謂其不能正名分而啟人劫脅之君也　孔氏穎達曰大夫以下稱家冕衮

冕弁皮弁私藏公物則見此君恒被臣之刦脅也

顧氏臨曰冕有五絺冕玄冕卿大夫得服之皮弁通用其飾不同

通論蔣氏君實曰繁纓小物君子猶惜之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竟藏於私家此所以攘竊僭逆莫之能禦也　黄氏乾行曰臣而脅君其罪易見君而見脅寧無不善之積乎記者深罪君之見脅與春秋君出奔書名同義

存疑姚氏舜牧曰脅君臣脅其君也

案君之冕弁臣不敢服臣何故藏之私家若謂臣之冕弁亦藏公府則卿大夫有公事至公府服之事畢至公府脫之亦殊非禮左傳晉以黻冕命士會是卿大夫之冕弁必命乃得服之東周時世卿僭侈卿不待君命而自居之冕弁不待君命而自為之如詩所云豈曰無衣者其君直視為無可如何故曰劫脅之君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

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　孔氏穎達曰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有地者置宰一人兼攝衆職大夫無地不造祭器有地造而不具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大夫樂有判縣而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惟君賜乃有之　陳氏澔曰大夫樂有判縣不得如三桓舞八佾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期朞通朝音潮

正義鄭氏康成曰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同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　孔氏穎達曰仕於諸侯自稱曰臣臣者卑賤之稱仕於大夫自稱曰僕僕又賤於臣臣

有喪昏則歸其家一期之閒不復役事今臣有喪乃不致事身著齊衰入朝是君與臣同國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與僕雜居亦是君與臣同國也　方氏慤曰臣者對君之稱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大夫稱主左氏人有十等遞相臣而位不可不辨故與家僕雜居齊齒為非禮　陳氏澔曰昏喪不使所以體人情也而喪尤重於昏今乃不居喪於家而以衰裳入朝是視君之朝如己之家矣卿大夫於

君為臣僕又其臣也今卿大夫乃與僕雜居齊列是忘巳之身在君之朝矣　吴氏澄曰先言臣僕之不同稱以見臣僕雜齊之非禮先言昏喪之不使以見衰裳入朝之非禮　黄氏乾行曰無吉凶之辨無貴賤之分是皆君無節制使然罪在君也

通論張子曰魯之於陽貨豈特雜居齊齒哉且有畏偪之勢焉

案或謂禮惟君門脱齊衰觀檀弓蟜固事是春秋時

於卿大夫之門且不敢以衰裳入矣豈有入朝而反以衰裳者今案其文義承上不使當是專責君之不以禮使臣謂三年之喪而使之是奪人之親而使以衰裳入朝也新有昏句只帶說鄭孔幷說謂君有昏喪臣皆不歸夫君有父之喪則臣有君之喪臣之不歸居君喪也君昏於臣何與而不歸乎詩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安見大夫之不歸耶與家僕雜居齊齒亦是君使之君以是輕其臣殊不知臣與家臣無别即

君與臣無別矣所謂陛無級亷近地則堂卑也故曰

君與臣同國罪君也附存之

總論徐氏師曾曰自祝蝦至此七節皆言失禮之辨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

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令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

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　孔

氏穎達曰將論其臣之惡先明古之制度天子子孫

有功德者封為諸侯無功德者食邑於畿内諸侯子孫封為卿大夫有大功德亦有采地大夫位卑不能割采地以處子孫但以采地之禄養其子孫而已

陳氏祥道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先王以人之子孫莫不思有以處之然不可無尊卑隆殺之别故為之大法如此若諸侯大夫之子不肖亦不可以世食大夫之子賢亦不止於食舊已也

通論應氏鏞曰制度一定則欲偏厚子孫者固無所

容其私心而侵剥枝葉兼幷同姓者亦不容薄於所厚春秋時京之不度沃之盛强皆私暱爲患也至晉無畜羣公子秦不能容一弟甚矣　徐氏師曾曰制度不止此舉其大而餘可知

案此節亦以起下文見天子諸侯大夫各有以處子孫則不相褻不相瀆如命士以上父子異宫皆是也如此則天子自不可不以禮籍入諸侯之國諸侯非問疾弔喪自不可入諸臣之家矣

總論王氏炎曰上五節言諸侯卿大夫之失禮禮之失起於制度之壞故此明言先王制度大小有等尊卑有辨安得有前五失諸侯僭差起於天子之失禮大夫僭差起於諸侯之失禮也故下文言之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壞音怪謔許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禮籍入謂太史典禮執簡記奉

諱惡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勅也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弑焉　劉氏彝曰諸侯敬於天子雖其祖先宗廟亦不敢私有而天子入處其廟言動必據乎禮亦不敢慢交相敬也　蔣氏君實曰天子適四方曰巡守因以考制度於四方諸侯皆朝於方嶽所以巡省風俗而混一軌轍也豈有躬造諸侯之國而可不以禮籍入乎諸侯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所以憫難

恤患見厚下之禮也豈可出入無名率意以行乎君臣無私交聖人嚴之在易之履上天下澤渺不相接也而上下以辨民志以定聖人觀其會通必出於名義之所宜有而後交際酬酢興焉不然妄動兆亂事出於微而禍成於著矣　徐氏師曾曰此又言失禮之弊

案天子巡守所經之國諸侯待於竟故舍其祖廟若至方嶽則居有常所不必舍其祖廟矣禮籍凡巡守

所當考正者皆是先儒專指諸侯之廟諱太拘國有大賢諸侯亦親就見如魯穆亟見子思宜也若齊桓飲酒於陳敬仲之家而將之以禮猶有古迭爲賓主之意焉非是則斷不可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柄兵命反儐必刃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疾今失禮如此爲言禮之大義也柄所以治事　孔氏穎達曰惟失禮故致上禍敗之

事言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斧斤之柄然其下明用禮為柄之事如寡婦不夜哭是別嫌君子表微是明微接賓以禮曰儐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儐鬼神考成也廣狹丈尺以禮成之是考制度仁生義殺各使中禮是別仁義用禮為柄如此故治國得政君得安存　劉氏彝曰天下甚衆也非一人之力可得而治惟禮明然後可以無為於巖廊之上而四海莫不尊親故曰大柄尊卑嫌者以貴賤別之長少

嫌者以親疎別之先後嫌者以上下別之則人倫之道正矣著誠去僞莫善於禮正民心於幾微之先定民志於意慮之始則未形於言動而先定之於心矣用禮以致其誠則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饗是儐鬼神也謹禮莫大於制度巡守及四方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考之也仁義之賢由之可別悖亂之失由之可除則所以治政安君者不柄以禮其可致哉

馬氏睎孟曰嫌者人所難別禮以別之微者人

所難明禮以明之鬼神在幽而難測禮以接之制有所裁度有所節禮以考之仁有殺義有等禮以別之故禮所以治政安君也

總論顧氏臨曰別嫌明微則不為僭君脅君儐鬼神則祝嘏不敢易其常古考制度若有田有國有采別仁義若適諸侯諸臣不為亂譃之類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

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又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　孔氏穎達曰大臣大夫以上小臣士以下倍倍君行私竊竊盜府庫君位已危大夫又倍小臣盜竊愚君無奈此何惟知暴怒急行刑罰上下乖離法教無常皆國之病　陳氏祥道曰政不正則君位危所謂上無道揆也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廉所謂下無法守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刑肅而不

中俗敝而不美法亂而無常禮紊而無别所謂士者亦不事其事也士不事其事則民亦不歸之矣重言刑肅俗敝以亂之所致多由刻核太至也夫治之為道由內以及外故禮出而後有法法出而後有刑及其亂也由外以及內故刑肅而後法無常法無常而後禮無列　方氏慤曰法以禮為體禮以法為用用既無常則體亦無列矣禮失其序則人不安其職故士不事刑肅而俗敝則民畏罪而離散故民弗歸俗

散民散何以致國之肥故以疵言之

總論徐氏師曾曰自天子有由至此四節言禮之得失係國之存亡而歸重於君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殽戶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此又遂為之言政也藏謂光輝

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降下也殽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孔疏天有運移若星辰圍繞北極氣有陰陽若冬夏之有寒暑命降于社謂教令由社下者也孔疏命政令之命降下於社謂從地而來以教民社土地之主也孔疏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孔疏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孔疏父親仁也祖尊義也言法此父祖施仁義於民教令由山川而下者山川有

草木鳥獸可作器物共國事孔疏人君效法山川以興作其器物教令由五祀而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戸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孔疏初造中霤門戸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所取以為制度等級也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　孔氏穎達曰殽效也上文言政不正則國亂君危此乃廣言政之大理本於天地及宗廟山川五祀而來所來既重故君用之得藏身安國也身在於中政行於外人見其政不見其身政美盛而身安靜故曰藏身左傳云禮者天

之經地之義為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為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皆法天之所為以下教令也此言政之所行若能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使尊卑有序法祖廟而行仁義法山川五祀而為興作制度則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　方氏慤曰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政之所存而聖人特寓之天地祖廟山川五祀使萬物莫不聽命焉然未嘗有迹也故謂之

藏身先天後地上下有序次以祖廟尊卑之序次以山川内外之序次以五祀大小之序　蔣氏君實曰自有天地萬物而是理已具於混然之初天高地下是氣形焉類聚羣分是理形焉故聖人本天理以出政天不言而六子運四時行百物生吾則傚之以降命於天下凡其興建顯設咸有定序使萬物森列各居其位而不相奪者皆非私意為之也是以命降于社因地事地教民美報而地道以顯也降于祖廟反

本復始尊祖敬宗而人道以立也降于山川備物致用率作興事而職業以起也降於五祀門行有守外內有職而宮室以居也皆因天理之自然運機緘於不露葢人道立於天下莫先於天地鬼神各安其位莫先於孝慈報反各有其常又莫先於養生居處各有其序此二帝三王所以為天下開物成務身處法宮而民莫與為敵也

存疑吳氏澄曰當作本於天殽于地以降命命降于

郊之謂本天降于社之謂殽地為政降下教命必原本於天效法於地取法於中鬼神因郊祭而降教命是法天也因社祭而降教命是法地也降于祭祖廟之時是取法親親尊尊之仁義降于祭山川之時是取法山川所生之材可以興功作事降於祭五祀之時是取法戶竈中霤門行之各有制度也教命各於祭禮而有所取法是故皆出於禮聖人使君行此政是所以藏蔽其身之固也

案殺者散布之謂天下之理一天而已矣天無乎不在則殺之以見命者亦無乎不在乾元統天坤順承天則觀地之載物而知天之命已降於地天者萬物之祖天生人而人遞生生則觀人各有祖而知天之命已降於祖廟山川亦天所生之物而山川又各能生物則觀山川之興殖而知天之命已降於山川天之生物播於五行而五祀乃五行之功之最切於人者則觀五祀之為功於人而知天之命已降於五祀

夫祖廟山川五祀皆殽列於地之上而實皆本於天則聖人效天以降命即地道之承天而自仁率親自義率祖仁義一天命也山川生物聖人用之興作一天命也五祀分職聖人則之制度一天命也其所以為政者神而明之化而裁之人見聖人之用而不見聖人之所以用而聖人之藏身則已固矣　又案統言之則祖廟山川五祀皆鬼神故前止曰殽於地列於鬼神分言之則春秋之榮枯冬夏之盈涸其屈伸

往來在山川尤為易見故後曰山川所以儐鬼神此只就政上説與中庸建天地質鬼神同義後祭天于郊祀社于國方氏專以祭祀言吳氏增改恐非是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治政之治平聲樂音洛

正義鄭氏康成曰並并也謂比方之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　孔氏穎達曰此結上政令之降鬼神則祖廟山川五祀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

祖禰仁義聖人處此以為政則禮得其次序興作器物宫室制度皆是人所樂聖王能愛玩民之所樂以教於民則民所治理各樂其事業居處也　方氏慤曰天地祖廟山川五祀皆禮之妙理所存聖人因其所存而處之不違其先後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民之良心所樂聖人因其所樂而玩之不紊其條理朱氏申曰參於天地以本天降命而殽于地也並於鬼神以降於祖廟山川五祀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存察也　孔氏穎達曰皆人之所
觀察　陳氏澔曰此承上章言政之事謂聖人所以
參贊天地之道比擬鬼神之事凡以治政而已故處
天地鬼神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聖人法之
此禮之所以序也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
合同而化聖人法之此民之所以治也　沈氏括曰
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君臣父子各適其宜此之謂處
其所存

案此節語意與易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正同言聖人體天地鬼神之理於身然後有以及於民所存者體於身而藏於心所樂者誠於身而及於物聖人平日所居而安者莫非天地鬼神自然之秩序而所樂而玩者又皆人情受治之所當然此其所以能參並而無不治也陳以兩其字皆指天地鬼神似與上藏身之固下立於無過不甚協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

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刑無過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熊氏安生曰天生四時地生百物父生師教四者各不能相兼惟君正身修德則兼用之而禮序民治矣此見君必正身立於無過之地而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以為治政之本也　馬氏睎孟曰天雖生時而茂對育物非君不能地雖生財而理財

正辭非君不能人雖生於父而非君則無以胥匡以生雖教於師而非君則無以協於大中至正故惟君能以正用之　沈氏括曰人君以有心擾天下天下必以多事累聖人行其所無事而我無與焉此之謂以正用　吳氏澄曰耕種收穫之時天所生也穀粟桑麻之財地所生也人類繁衍父之所生修其孝弟忠信師之所教人君因天所生之時以授人因地所生之財以聚人因父所生師所教以為己之民其用

時用財用民一出於正　陳氏澔曰以正用之謂人君正身修德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而裁成其道輔相其宜以左右民使之養生送死無憾然後設為庠序學校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則有以富之教之而治道得矣然其要在君之自正其身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徐氏師曾曰天不能兼乎地父不能兼乎師惟聖人之身克正故能用天之道因地之利養之為父教之為師用是四者以自

立於無過之地也苟不正身則四者皆廢惡能若是之無過哉

餘論孔氏穎達曰若天不生時地不生財父不生子師不教訓直欲令人君教之不可教誨則君多過令君皆因其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無過差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

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所明明人之明則君之則令皆如字分扶問反

正義吴氏澄曰所明謂人所視效明人謂視效人所養謂食於人養人謂食人所事謂役人事人謂役於人君者立身無過則德可為師而人視效之若猶視效於人則身猶有過不足以為人師矣以一人而享萬方之奉者君也若君養人則以寡養衆而贍給不足矣以萬人而受一人之役者君也若君事人則以

上事下而失君位之尊矣百姓取則於君之德以自治者也出貢賦以供養君君撫臨之而得自安竭膂力以服事君君任使之而得自顯者也此禮既達於下為下皆知盡其分故危難之世皆思盡節以委命安平之世亦思盡忠而以竊食為恥也　鄭氏康成曰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義而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論政之大體上下分定則人皆以死事上　方氏慤曰

人之所愛莫如生所惡莫如死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也　蔣氏君實曰上論君人之道此别君臣之體　徐氏師曾曰君為所則固矣然有善當從有諫當聽亦未嘗不則人也君為所養固矣然已欲當節民勞當恤亦未嘗不養人也君為所事固矣然大賢當友亦未嘗不事人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明猶尊也　孔氏穎達曰在下百姓尊奉其君使之光顯　陳氏澔曰三明字皆讀為

則君為臣民所則效非則效人者也

案鄭讀下則字為明謂君尊人則有過陳讀上明字為則謂君不可取則於人揆之於理似皆未安書曰明哲實作則葢君當立身無過之地必自明其明德乃能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而人自則之不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身且多過人何則焉所謂藏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兩字皆讀如字其義自明不

必改讀也愛其死求得禮也患其生恐失禮也禮者

天理之正人心之安也處治處亂莫不皆然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音智去羑呂反

正義孔氏穎達曰此因上患其不義而生論去不義之事知謂計謀曉達勇謂果決敢斷仁者好施不茍求財若詐怒貪皆不敢為之心慚止息也　張子曰禮達而分定則仁知勇之士皆盡誠於上而不過其分用知而知去其詐用勇而勇去其怒用仁而仁去

其貪怒如子胥郤克以公戰報私怒也貪如田氏好施以掠羙於巳也　朱子曰人之性易得偏仁善的人便有貪便宜意思廉介多是剛硬的人　蔣氏君實曰人狃於性質之所趨而不知反於義理之所止則善端之所形反足為終身之累知固可尚也而不能行所無事則將變詐以壞禮聖人本禮以用知則止邪於未形而詐去矣勇固可尚也而不能以禮為主則將肆怒以為亂聖人本禮以用勇則暴慢遠而

怒去矣仁主於有已由盡已而至盡物仁之推也然貪心一形施濟莫廣聖人本禮以用仁則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仁有所廣道有所推而貪去矣

存異鄭氏康成曰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源故去之　陳氏澔曰言用人之長當去其所短

案禮不達分不定人皆愛生而惡死則凡可以趨利

可以避害者無不為若臧武仲之要君是知用其詐郤克之戰搴是勇用其怒陳氏之厚施是仁用其貪惟君以正用則下化之而用人之知仁勇者自去其詐怒與貪矣承上文而言鄭陳謂君之用人非也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變注作辯今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患謂見圍入　方氏慤曰諸侯為守土之臣故死於社稷則為義義之為言宜也大夫

有可去之義死於宗廟則為變矣　陳氏祥道曰社稷天子之社稷也故君死之則義而正宗廟已之宗廟也故大夫死之則非義而變也然則大夫之義而正者如之何曰死衆而已

存異鄭氏康成曰變當為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君衛社稷臣衛君宗廟孔疏人臣義則進不義則退不可致死於已之宗廟故知為君之宗廟

案用其詐怒與貪則背公死黨之行成若欒盈之入

曲沃衆願為孺子死魚石之入彭城至於君臣日戰彼視大夫之死宗廟與君之死社稷同皆以為義為之而不知其非也故特以變名之見此為敗常亂禮之極也禮達分定則人皆知此之為變而死於公不死於私矣鄭氏改讀非是　又案自故政者至此言政之必本於天以申前先王承天之道以禮正之之意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

不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耐能同辟婢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孔疏古能字皆作耐堪其事謂之耐後來能字乃假借鼇三足為能是世異也此與樂記人不耐無樂是古字時有存者劉向說苑能字皆為而是又有今誤也　意心所無慮也孔疏謂於無形處用心思慮無慮即慮無也　辟開也　孔氏穎達曰言聖人所以能和合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是以意測度謀慮不知民之情也情即下七情

開辟其義以教之顯明利事以安之曉達禍患而預防之然後能使天下中國皆感義懷德而歸之也

馬氏晞孟曰言天下則兼乎四海也言中國則異乎夷狄也聖人之治畧遠而詳近如一家言其俗不殊若父子之親上下有以相使如一人言其道之同若手足之用左右有以相衛風俗雖異而趨向則一貴賤雖殊而趨善則同非順性命之理而明利達患孰能為之　潘氏植曰衆人徇私而自蔽則雖父子猶

有豺狼焉兄弟猶有參商焉聖人深探本源萬物一體是謂踐形由是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不以一己外天下而以一體視天下此天下所以一家中國所以一人也　徐氏師曾曰天下非一家而能以為一家若家人父子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為一人如腹心手足然此豈私意臆度所能為哉葢天下中國之離合繫乎人情故必先知其情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惡烏路反下同弟弟下音悌長竹丈反去舍並上聲治平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極言人事見惟禮可耳　熊氏安生曰禮即三千三百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者　孔氏穎達曰此申釋上文十義從親者為始以漸至疎故

長幼在後君臣處末七情不定故云治十義是事故云脩信是深隱故須講睦恐乖離故云脩　陳氏祥道曰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之情皆出於天然者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閨門之義長惠幼順鄉黨之義君仁臣忠朝廷之義皆出於人為者信則無所欺罔睦則有所顧省皆足以和義故謂之人利爭而後相奪奪而後相殺皆足以名禍故謂之人患　蔣氏君實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情逐形焉方其動與義俱天理自見及乎人欲日長貪嗜無厭淫湎無恥而爭奪之患作矣然人豈本有是患哉情我固有也義亦我固有也本義以制情斯因義以成利惟舍義而求利乃因利而生患君子論人道之大揭此情此義於利害間而教以制情立義興利去患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自禮之外無餘說也　朱氏申曰情惡其亂故言治義恐其壞故言脩

通論孔氏穎達曰左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為六情喜怒哀樂好惡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此欲則樂愛則好也增懼為七

案愛與欲微有別愛因物生欲自我出愛泛説之欲則求必得之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

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度大洛反見賢遍反舍音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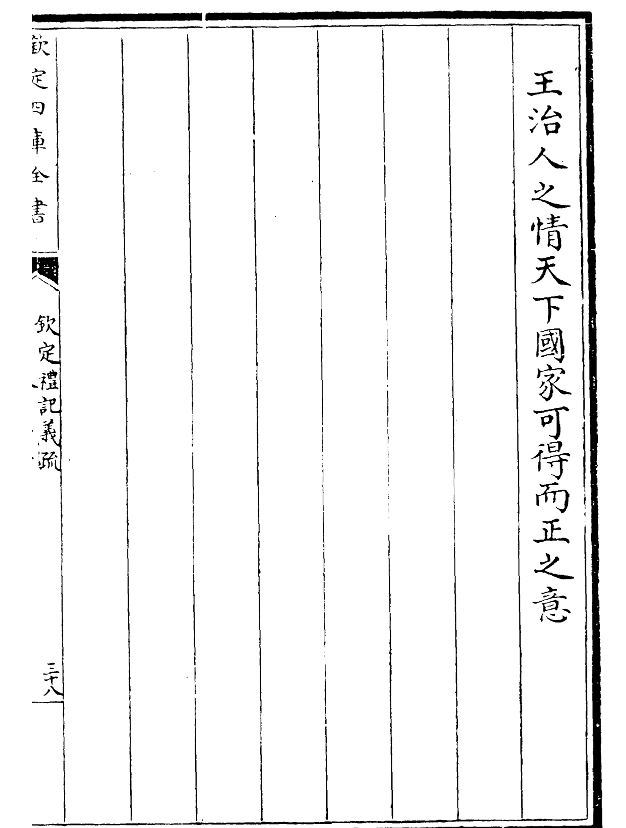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人情之難知明禮為重　孔氏穎達曰端謂端緒言人深心厚貌内外乖違包藏欲惡之心不可測知故外邊不見其色人君欲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蓋有事於心貌形於外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辟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觀

其貌知其心也　馬氏晞孟曰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爲甚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爲甚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而情不外欲惡故曰心之大端　朱氏申曰心有所欲然後有喜愛心有所惡然後有怒哀懼欲惡得其正則美失其正則惡　董氏應暘曰窮之者不惟知其欲惡必知其欲惡之善惡窮其情乃知其情知其情乃能治其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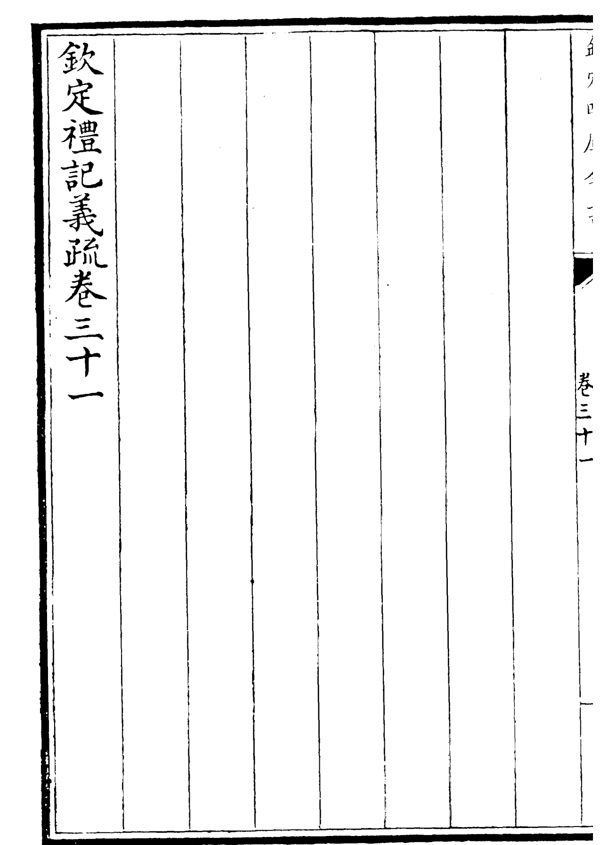
通論蔣氏君實曰人各有心自命於天而謂之性感

於物而謂之情制於理而謂之義因其所適而後利害之名立焉原其治人之要必先正其欲惡之大端致力於危微之際飲食我所欲也觴酒豆肉讓而受惡男女我所欲也無媒不交無幣不見死亡貧苦我所惡也而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君子仕而不稼田而不漁凡以使内之所存不為外之所奪一隱顯而見定形也然後此心不離而可孚於天下矣

案自故聖人至此言知人情必以禮窮之以申前先



王治人之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之意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十一